



一個人的真正偉大之處，就在於他能夠認識到自己的渺小。（約翰·保羅）

不可避免的，我們迎來了一個被新冠肺炎疫情占據的四月。除了台灣國家隊的防疫表現名揚四海外，似乎也不指望聽得到什麼好消息了；「山川異域，風月

人間四月天

◎陳欽進

同天」之類的新聞在一夕間銷聲匿跡，取而代之的是美中官方互嗆，美、英、印度各國揪團要告中國隱瞞疫情求償等等，似乎這樣才更符合人性，也更契合現實主義下的國際關係。

隨著日本漢語教學考試機構向湖北送出「山川異域，風月同天」防疫物資的同時，許多與日本援助物資一同抵達中國的是「豈曰無衣，與子同裳」、「青山一道同雲雨，明月何曾是兩鄉」等等動人的詩句。一時間世界似乎成了一家人，在此之前，他們應該想不到不久後，日本以及幾乎是全世界都將淪為新冠肺炎疫區。在人類的感情中，這是極為殘酷的。有道是：「事不關己，高高掛起。」在事不關己的時候，漂亮、和煦、慈愛都是廉價且容易的，但在疫情肆虐全球的此時，還要求他人做到「與子同苦」，就未免有些不切實際了，所以，我們會說現在各國政府與人民的

鬧騰，才更符合人性，更契合實際。

「山川異域，風月同天」是個理想，也是個故事。相傳一千三百多年前，日本有位長屋王贈予唐朝衆僧千件袈裟，每件袈裟上都繡著四句偈語：「山川異域，風月同天，寄諸佛子，共結來緣」。意思是我們不在同一個地方，未享同一片山川，但當我們抬頭觀看時，會看到同一輪明月，希望所有的佛弟子們，再結來生的緣分。「豈曰無衣，與子同裳」則出自《詩經·秦風·無衣》，為戰國時期秦國的戰歌，意思是「怎麼能說沒有衣服呢，我們來同穿一件」，大有同仇敵愾，氣吞山河之勢。寫到這裡時，很煞風景的，腦海裡浮現的卻是卑劣猙獰的嘴臉，到底人還是應該實際一點，但我依然相信人間有情，至少「同悲同苦」也可以是心境，而非環境。

四月本該是個悲傷的時節，因為許多人會專程在此

時和陰陽兩隔的親人見上一面，受疫情的拖累，歸鄉的遊子少了，墓園多了分蕭蕭的空虛，但或許也正因為這場疫情讓我們發現，更應該珍惜親人的相聚、朋友的緣分，因為在「無常」面前，你就會發現自己是如何的渺小與無能為力。一名西班牙醫師拍攝影片告訴世界，他們必須拔掉六十五歲以上感染者的呼吸器，去給更年輕、存活率更高的感染者使用；被拔管者就給他們鎮定劑，讓他們在睡夢中死亡，「這是他們唯一能做的！」這是何等煎熬的人間惡夢啊！就算疫情有一天過去了，他們還走得出這場夢魘嗎？

現在有更多的人會相信新冠肺炎很可能是百年一見的大流行病。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投書媒體建議：短期要加速疫苗開發，協助中低收入國家防疫；長期要建設標準化、國際合作、資金三方整合的疫苗藥物防疫平臺，才能讓世界各國具備高效因應下一次傳染病的能力。在世界陷溺於悲風苦雨的時候，有人想的是打官司求償，逞一嘴之快，幸好還有像比爾蓋茲之流的，想到的是人類的希望與未來。

每個人在宿命面前，不過是渺小的塵埃，卻不妨礙我們踏上偉大的征程……。

青楓何處不舊家

◎倪振金

由於新冠肺炎蔓延全球，以致港、中、澳等地學生，無法返校上課！校方特為此不分院、系，成立全校性之「國文專班」，委請我全權統一線上授課。由於部分同學上學期並未修我「大學國文」，加上衆所周知，大學國文授課之內容、取向、進度等等，二十多年來，早已沸沸揚揚，僅是言人人殊而已，以致諸師各有法門：或以主題為取向；或以專題為主軸；或以通識化為方向，種種授課內容、方式雖殊，卻均有其專業考量及功能價值，頗值肯定。益以諸師均是飽學之士，精擅授課法門，余豈敢專擅攬其子弟，加以此事涉及校譽榮衰，初而婉拒；然校方以多方考量，囑我力承時艱。私臆值此非常時期，盡力著眼大局方是，因而勉力接此重任。惟面對半途轉我門下之學子，師生難免無法適從，何談傳道授業？

尤者，「青楓何處不舊家！」依我教授大學國文數十年之心得，國學自有其會通處，其脈絡、其沿革，不但前後輝映，更有其呼應之玄。如仰止先秦諸子，之於鵝湖宋明理學；古詩樂府詩三百，之於唐詩風華宋詞歌；先秦兩漢散文，之於唐宋八大家等，各有其玄機及會通處，豈是天工造化而已。也因此，所編講義，概以此分為上、下學期之分際，再輔以小說、現代散文、乃至不可或缺之駢文、新詩等。也因此，對新進學子言，自當先闡此機，方能登堂修習。

鑑此，特別寫了篇充作開場白之文稿，先行披露予諸位學子，希冀彼等能「循徑入堂」，進而堂奧本課。不想，披露以來，反應良好，日來線上儘是熱烈反應，乃至有學子表明：原來大學國文如此「大有學問」，以致萌生：若認定教育為百年大計，理應無私披露於世，以惠志者，兼可集思廣益，以補不足，致有本文之間世，聊盡寸心。

在這場開場白中，我主要是針對下面幾個議題提出論述：大學國文教什麼？大學國文何所用？大學國文如何學？以及如何堂奧大學國文等，逐一論譏，方能登堂修習。

首先談「大學國文教什麼？」當然不是昔日倍受訾議，文言譯白話之「高四國文」；然上已言及，此議題早已言人人殊二十餘年，至今未息，何以定見？依我多年教授國文經驗、綜合各家論點，認為大學國文應含括三大領域：「探索人生之義理」；「還原真相之史觀」；「詠嘆生命之情采」，均待下述。

其次談「大學國文何所用？」經世致用！治理世事，切合實用，不僅免淪為冬烘之徒，更是務本之道也！基本上，學習大學國文，旨在化育學子具有真（準確）、善（完備）、美（典雅）之口述，及書面表達能力！

凡此，均如講義「經世致用一酬答應對自文章」諸篇中所示，諸如：「此之謂夏聲。夫能夏則大，大之至也。其周之舊乎？作爲華夏文明源地之關中秦地，誰不慕之踵之？尤其是預爲人師之師範大學，更是學子一窺堂奧之熱點，本校某某系某某同學，即在此情懷下，爭取至貴校交換，期有所得。……感其學習之勤；態度之真，敢以業師之銜；忝列Discus典範教育人員之名，特爲薦！」（推薦函）；「汝文中多有藉古文潤飾筆意，讀來猶如通閱古文之精髓；唯通篇應爲剖析個人少俠論劍之惰懷，不然著論之說，……」（期末報告評語）；「建築風景的創造，心靈沉澱的養生場域，應與通風、採光、天地等風土建築相和諧，呈現於瀕墨山水般之屋瓦、粉牆、迴廊及翠坪……」（建築文案）等所示。

乃至「樂評」，甚至是「公共政策」等，也須藉雅文以呈世人：「撫節悲歌，聲振於林，響遏行雲。好一個比於律而和於人心之論；不正是此中有真意，欲辨已忘言的叩舷獨嘯？」；「輔以歷史文化等元素，遠觀金烈水道，回憶當年國共對峙時之滄桑，卻話昔日來金服役時之回憶。近看東南方之文台古塔，再啓明初建城之史話，重續抗倭名將之風

致陷入獨斷、偏見、剛愎等人禍！

如何化育「獨立」而「正確」之思維力？法門有二：以「因聲求氣」法，跨科系深讀古今中外經典，進而善用經典。

經典者，係指具有辯證統一性，經得起時間考驗，不因時空輪換，而增損其永恆性、價值性之鉅著！如論語、莊子、國富論、詩經、柏拉圖對話錄、戰爭與和平、莎翁四大悲劇、荷馬史詩，乃至康德的三大批判等。

爲何跨科系？旨在化育具有見樹更見林，高希均先生所言：「專業以內要內行；專業以外不外行」，古人所謂「君子不器」，知天、知地、知人之「君子儒」也。是以我國傳統教育，經、史、子、集，本就不分的。也只有如此，方不致淪爲只見樹，卻未見林，器識偏狹之「小人儒」也。

而如何深讀經典、悟其精髓，化爲己用？清代桐城派所倡之「因聲求氣」，是至當法門。以朗誦之「口到」，打通任督二脈，通徹於「眼到」，進入「心門」。至此，銅山西崩，洛鐘東應，一聲清韻霜滿天，靈動處，不禁拍案而叫絕！正所謂入其中，悟其菁之境界在此！

從學理上言，以「因聲求氣」法，深讀經典等過程，正是回歸於衆學之母：哲學之過程；反思！亦即上述所言：問己、問師、問天地之過程！此何嘗不是古今多少「高士」，沉吟於孤峰絕岸之道理：天問！

經此過程，則經典之「九陽神功」已在無形中，與我化而爲一，所謂疏通致遠也，更是博蘭霓（Michael Polanyi）「知識論」中，可以意會，不能言傳之理論的呈現。至此，脫胎換骨，不求自來，獨立而正確之思維力，於焉滋生。有此認識，即可入堂修習「大學國文」，以啓古爲今用之道，正所謂青楓何處不舊家，此何嘗不是大學國文之道，暫爲論，並請仁人君子襄正之！



風

◎詩·影／王博玄

搖曳的
枝梗
是我心中的小船
划向彼岸的槳

海的缺口
如你心中的傷口
一再的吻著海水的鹽份
如果
眼眶泛著眼淚
也是海的悲傷

讓我的深情
擦去你
過去
一任潮來潮去

沒有了
悲傷
你的心事
只有風
知道

